



数字报网址：<http://www.lsrbs.net>

责任编辑：刘平 编辑：宋亚娟

学画画

■丹菱

上梁老师的课很轻松。他先示范作画，一边画一边龙门阵摆起走。在这些龙门阵中，你不知不觉得到了天文地理、植物、土壤地质方面的知识，不知不觉对纯音乐的乐理知识有了更深的了解。

2020年，因疫情城市停摆。焦虑，恐慌笼罩天空。时值新店进入装修阶段，房租，贷款利息像一座山，压得我喘不过气。无聊时读书，想借文字的力量赶走恐惧，推开大山。读加缪的鼠疫，越读内心越不安。对疫情的无知和无奈让内心陷入崩溃状态。刷手机就成了了解仇的利器。

人生况味

一天，林雪儿发来微信。无聊，画画解闷。文字后面是几幅色彩斑斓的丙烯画，幅幅都是荒野里一棵孤独的树。像极了我当时的心境。谁画的？我画的。你在学画画？没有，乱画。我们在微信里一问一答。你有天赋，小说家的想象力丰富，不画画可惜了。你学不学，乐山有个水彩画家，是中国水彩画界的天花板，他在办班。我赶紧拒绝，说自己没有天赋，缺少空间感，想象力不丰富。啥子天赋不天赋嘛，又不当画家，画起要，解闷。解闷两个字打动了。心想既可以解闷，还可以和老朋友见面聊天。当然解闷两个字后面还藏着我童年的遗憾。

上世纪70年代初，小南街有几个画画的男生。他们拿着画板在老南桥下在牛鼻子沱沱写生。这在当时绝对是小城一风景。隔壁住着祝哥一家，祝哥是家里老

么。上有两个姐姐一个哥哥。母亲早逝，大姐像母亲一样疼爱妹妹。哥哥姐姐也特别宠祝哥。他很少做家务，每天在临街房间里不停地画画。有天我从他门外过，看见他家里门板上到处都挂着素描画。哇，祝哥你画得好好哦。祝哥回头一笑，神情有些骄傲。不久上面吴爸家的必忠哥也经常把画摆在街沿上。每每看到这些画，我眼睛都直了。对他们的崇拜更是让人莫名心动。

后来才知道我小学同学陈张平也在学画。陈张平遗传了他父亲的基因，智商情商特别高。他父亲出生在一个中产家庭，家里房子在小南街属于中等，里三层外三层，天井套天井，四周是上好木柱，雕花门窗。小时候玩打电报猫，他家绝对是玩耍主场。他父亲从小聪明伶俐，喜欢戏曲，尤其擅长打金钱板。他深知艺术陶冶情操，鼓励独生子读书之外学画画。陈张平平时和街邻同学打闹游玩，暗地里拜师学画。我父亲和陈父是朋友，父亲见陈张平是一群街娃的头儿，便托他罩着我，别受人欺负。后来看了他的画后，我问，老同学小时候带着我们疯玩，为啥不喊我们跟你一起学画呢？他笑而不答。这件事成了我童年最遗憾的

事。

为了弥补童年遗憾，长大后我结交的朋友几乎都是画家，书法家，作家等等。饭店有间画室，朋友聚会，总要为我留下墨宝。有时几个朋友合作一幅画，我也挥毫画上一笔，过一过当画家的瘾。墙上字画都出于朋友之手。最让我感动的是新店开业前夕，眉山文人画家耀聪在母亲去世之后，身着巨大悲痛将仕清园百年沧桑浓缩成一幅长卷。画卷站在那里向顾客讲述着饭店的前世今生。这些字画让老店更具书香气息。画中有陈张平的梅花图。

陈张平是丹棱最有成就的画家之一。1979年他去北京当兵，1989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国画专业。先后任《解放军报》、《中国民兵》、《解放军画报》美术组美术编辑。从此开启了他开挂的人生。在编辑部他如鱼得水，编辑、画画、摄影、设计、采风等他都做到极致，获奖无数。退休后，他把重心放在画画上。前不久他的三组画让人眼睛一亮。《陈张平眼中的高原人》、《春江水暖》、《古风遗韵》，在美术界引起极大反响和关注。如今他静心创作，佳作不断。

我和林雪儿成了周三班的学生。周三班名副其实就是周三晚

上学习班。班上有十来个人，我是唯一来自外地，不会开车的学生。每到周三下午四点，先生洗干净车，在地坝里等我。一路上风景如画。我的心情也随之好起来。到乐山停好车，我们换着花样吃。这周吃跷脚牛肉，下周吃麻油抄手。饭后我去上课，先生则走路。回程时还要买些小吃水果。我问自己，你到底是来乐山学画画的，还是来品尝美食的？

我确实不是学画画的料，对水彩画一无所知。百度恶补才知水彩画起源于英国。西画含有油画、水粉画、水彩画、丙烯画、色粉画等等。因为梵高的向日葵，我知道油画。完全不知道西画除了油画而外，还有那么多画种。学员都是绘画爱好者，大都是喜欢艺术，热爱画画的中年人，也有年轻的美术老师。第一次看老师用中国毛笔画西画觉得好奇。用毛笔画水彩线条，最简单的溯水上色对我来说都是困难。不过我还是喜欢去上课。因为喜欢梁老师上课的感觉。他一身艺术家打头，笑声朗朗。他经历丰富，下过乡当过兵，在部队从事文艺美术工作。曾经拜名师学画，涉猎多个画种。后对水彩画情有独钟，用十年时间摸索出一套全新的绘画技法。他的画

在国际国内多次获奖。

上梁老师的课很轻松。他先示范作画，一边画一边龙门阵摆起走。在这些龙门阵中，你不知不觉得到了天文地理、植物、土壤地质方面的知识，不知不觉对纯音乐的乐理知识有了更深的了解。后来才知道，梁老师不仅是一个画家，更是一个文人。和梁老师一起去写生，你会感叹梁老师知识结构丰富多彩，他涉猎之广令人感叹。我在百度上看到他为紫薇作诗，碾压许多有光环的诗人。

周三成了我的节日。无奈饭店正值装修，上课时电话不断。不久，先生的母亲病重住院，先生去成都陪护，我成为无运输队员，不得不中断学画，童年时的遗憾再次成为老年遗憾。

疫情过去了，婆婆妈没有等到这一天，提前去了天国。新店在疫情期顶着压力营业。

我至今仍然混迹于周三班的同学群，感觉自己还是周三班的学员。感觉我与梁老师的师生情依然，和周三班的同学情依然。巧的是梁老师和陈张平是朋友。我们有缘时也聚聚。饭店茶楼小厅里挂着梁老师和同学们的作品。看到这些水彩画，就像看到水彩画坛未来的星星。

冬日负暄

■任崇喜

冬天是个酝酿、修整的季节。在漫长的冬天，能有这么美好的阳光晒着，谁说没有希望呢？

凛冬天寒，晒太阳取暖，谓之“负暄”。

冬日里，怕的是风，特别是拐角处，直蹿上来的风，陡然加大力道，清冷地打在脸上，呼啸着掠过树梢、屋顶，把上面的枝条、瓦片，弄出特别大的动静。

因此，冬日晒太阳，是有讲究的。大多选在朝南的墙边，周边的柴垛或短墙，可以挡住凛冽的西北风。在这个临时的港湾里，在暖暖的阳光中，人们浑身被温热包围着，让人尽可能地舒展开身体。渐渐地，一团团热气从毛孔里钻进去，慢慢地扩散到全身。有人眯着眼睛，尽情地沐浴着柔和的阳光，任其调皮地在身上爬来攀去，不知不觉就进入了梦乡，物我两忘，宠辱不惊。

“今朝田事毕，野老立门前。拊颈望飞鸟，负暄话余年。”天寒地冻，正值农闲。没有了杂事的纷扰，或站或蹲或坐晒太阳的，多是老人。大抵，其他年龄段的人，是无暇或不屑参与其中的。闲坐、抽烟、聊天。家长里短，鸡毛蒜皮，风物闲情，传奇杂说，天南地北，海阔天空，无所不及，极像一群反刍的老牛。

阳光淡淡，有的人双眼微闭，似已沉醉，甚至发出细细的鼾声，神游四极八荒，但口里仍应着话，有一搭没一搭的。时光深处蛰伏的那些情景，与谁牵牵扯扯的往事旧情，与谁舞枪弄棒的过节龃龉，在冬日的阳光下，在浅浅的梦里，一一被晒醒，每一帧细节里都溢满了阳光的味道，浮动透明清朗的气息。

民谣有云：“冬日晒太阳，胜似喝参汤”“阳光是个宝，晒晒身体好”。

“杲杲冬日出，照我屋南隅。负暄闭目坐，和气生肌肤。初似饮醇醪，又如蛰者苏。外融百骸畅，中适一念无。旷然忘所在，心与虚空俱。”是白居易冬日晒太阳的心得。

“冬曦如村酿，奇温止须臾。行行正须此，恋恋忽已无。”宋代周邦彦，估计在冬日没少晒太阳，愈品愈有滋味，愈晒愈有兴趣。不然，怎会有如此独到的体悟呢？

郁达夫回忆江南的冬天，“太阳一上屋檐，鸟雀便又在吱叫，泥地里便又放出水蒸气来，老翁小孩就又可以上大门前的隙地里去坐着曝背谈天，营屋外的生涯了；这一种江南的冬景，岂不也可爱得多么？”

可爱的，还有南国那个清贫的农夫。“负日之暄，人莫知者，以献吾君，将有重赏”。晒得暖和舒泰的他，就想把这当宝贝献给君王。人多以为这是愚蠢的他始人的笑柄，但又何尝不是他的灵光乍现呢？“茅檐负晨曦，暖入四体舒。”坐在墙根避风处晒太阳，人就像一株追逐阳光的植物。

坐拥一身暖阳，心下光明澄净。我深以为然。

冬天是个酝酿、修整的季节。在漫长的冬天，能有这么美好的阳光晒着，谁说没有希望呢？

这样想着，心里面像打开了一扇明朗通透的窗；

这样想着，眼前就浮现出一幅美丽的春天画卷：桃花开，杏花绽，梨花带雨，草长莺飞，满眼无限的生机……



故乡的炊烟

若琛 摄

乡愁是那条条石板路

小路留下了我的脚步，见证了我的成长，记载了我童年的欢乐，承载了我的希望与梦想。

离开故乡以后，乡愁是一曲悠扬的歌，任我放声地唱，陪我在人生路上慢慢地走。异地他乡，乡愁是一轮弯弯的明月，照亮了乡村大地，也照亮了嘉州小城。转眼已退休两年，很多往事已成过往烟云，而五十年前，曾经走过的那些弯弯曲曲的石板路，却深深地铭刻在我心中，终身难忘。

岁月留痕

我的故乡洪雅，山美水美，风景如画。那些石板小路，犹如一条条彩色的绸带，时而绕过古镇，时而穿越稻田，高高低低，弯弯曲曲；石板小路途经江边时，被郁郁葱葱的树木遮掩得严严实实，浓荫凉爽；石板小路途经稻田时，稻花香野花香沁人心脾。

与石板路相隔不远，有先辈们在古老的黄葛树下用石头垒起的简易场所，你只要坐下小憩，和风吹习，惬意舒坦。乡亲们用炭竹把山泉水引向路边，你只要喝上两口，凉爽清甜。这是一条通往中保古镇的无名路，在地图上没有标注它的名字，就连住在这里的祖辈们，也没有给它起个名字流传下来。但这条不足十里的路，却被人们分成了十几个路段，每个路段都有它的名字，星光村、前进村、李村、丰收村、五一村等。

我缓缓地走在小路上走着，犹如与小

路亲密地交谈，谈过去的事，一桩桩竟是那么清晰透彻。记起儿时跟母亲去赶集，母亲背着我走在小路上，晃悠悠悠。回来时，正好遇到从公社下班回家的父亲，我骑在父亲的肩上，快乐无忧。那时感觉小路很长很崎岖，却丝毫不害怕摔下来，那是因为父母的爱让我有无比的幸福和安全感。上学后，与同学们每天走在小路上，在成长的岁月里，我们一路欢呼雀跃，忘却了艰辛与疲惫。我们喜欢听山间小鸟的啼鸣，草丛间蟋蟀的低鸣，田间青蛙的鼓噪；我们喜欢看蝴蝶在花丛中追逐嬉戏，蜻蜓在稻田中追逐点水；我们喜欢看生产队里一群群肥壮的牛，在路边低头啃食青青嫩草；我们喜欢看乡亲们在稻田里，劳作忙碌；我们喜欢在小路边采摘野果，在路旁的小河里钓鱼摸虾；我们喜欢在假期里，跟着乡亲们下地干活，听他们讲村里久远的故事。

记得小时候，我时常被哥哥和姐姐带着在村头的路口，向着蜿蜒的小路眺望，期盼父亲从公社下班回来。我们等啊等，小路上始终不见父亲的身影，只好快快回家，伤心得想哭。小路留下了我的脚步，见证了我的成长，记载了我童年的欢乐，承载了我的希望与梦想。小路虽小，但在

我心里，它就是康庄大道，一条连接外面世界的路。

石板路上，深嵌着一个村落古朴的荣誉，星辰与尘埃，拉长了悠远的时光。石板小路是古老乡村的日记簿，在山水间蜿蜒；是村庄的扉页，藏匿着不能言说的过往。它被岁月的手掌抚摸，把一些熟悉的声音深藏于耳，把一些陌生的影子拥揽入怀，用包容书写坚强。

元旦回乡，走在小路上，再次勾起我的记忆和感慨。看到村里升起的袅袅炊烟，那浓浓的乡情和亲情依旧厚重甘醇。回忆是旧时的愁，展望是未来系住的舟，由此延展，人生天地间不知有多少起起落落，喜乐悲欢，在回忆与展望之中盘旋翻飞，腾飞盘旋。回忆是岁月放飞天际的白鸽，是青春散落林中的画眉，是生命历经光阴的梦境，是屋檐碎雨滴落的余音，所以回忆应是往昔烧起的炉火，是曾经倚窗点亮的孤灯，是昨天亲手点燃的沉香，是旧时种下的雅茶。

返程那天，我把头伸出车窗外，向前来送行的父老乡亲挥手告别。汽车渐渐地走远了，眼睛渐渐模糊了，那个故乡背后的山水渐渐远去，然而这条弯弯曲曲的石板路，却深深地烙在我心中，终身难忘。

■王仕彬

写给小寒

(组诗)

■季川

红梅赞

一朵一朵的红梅
娇艳，欲滴
不管是哪一瓣寒冷来袭
它们依然按照自己的内心
在梅枝上悠然绽放着
白雪为证，寒冬可鉴
骨气首先是有骨头
然后才是有气场
这一点，红梅值得我们
点赞，更值得我们学习

雪地里的麻雀

我看见一群麻雀
正在雪地里觅食
它们非常小心翼翼
没有了往日的叽叽喳喳
看来，它们对寒冬也是
充满敬畏。这群麻雀应该
就住在附近的那片竹林里
这片竹林也是村庄的一部分
就像我在外面寻寻觅觅多年
最后又心心念念回到了故乡

小寒，你好

小寒，你好，我知道
你的脚步尚轻
但是，思念很重
我已经备好炉火
为你煮茶，为你准时赴约
而打开所有返回的路径
此时此刻，月色不再敲窗
雪地里也是万籁俱寂
而我守候你的心是热的
足以温暖你所有的寒夜

巷子

(外一首)

■姚林中

站在巷口
风轻迎面来
我像一个小孩
一个发呆的小孩

一个声音传来
那样的清脆
而今，我只有在春天的早晨
在欢乐的鸟叫声中听到

一个背影向巷子深处走去
那婀娜的身姿
像是从我的梦里走出来的
熟悉的还有那带回响的脚步声

我从巷口走到巷尾
婶婶们的“饭吃了没？”
爷爷们的“我到外面透透气。”
又在哪里呢

我踩遍了巷子里的每一块石板
仔细地寻找一个遗失的声音——“咯噔”
我飞奔出去
一手抢过了爸爸手中的苹果

我站在巷口

为什么
眼前的一切模糊了
而心里却很明亮

老井

井老了，那井圈上的一道道勒痕
也没能让它保留下来
只因汽车要经过这里

我不知道井会不会落泪
也许那一滴眼泪都化作了
丝丝清泉流淌在池底下

井没了
桶与水面的撞击声依然回响在清晨
是那样的热闹与温馨

自然笔记